



镜头① | 忠孝两全

崔树林与母亲很少有团聚机会。他推母亲上过普陀山,他带母亲去过南京路,尽力弥补平日分离之思念。崔树林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年轻的冰壶队。“冰雪,让上海更美丽,崔树林心存一份使命感。” 本报记者 周国强 摄



青春飞扬:刘冰爱冰,在冰雪世界里挥洒汗水。吴旭东情有独钟,驰骋冰场点燃生活激情。我滑冰,我快乐!冰天雪地,是不熄的青春悸动。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青春飞扬 | 镜头②

一片冰雪一片情

2015 花滑世锦赛
距离开幕还有
30天

一抹素银一抹红

新民特写

太阳探出了头,拂面而来一缕微风,空气中,嗅到了一丝春意。羊年新春,松江广富林公园里,崔树林推着腿脚不便的老母亲,停停走走,说说笑笑。“一年也就见一两次面吧,要尽量让母亲高兴。”这是普通的一家新上海人。

崔树林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体育教学部的主任。这个吉林汉子9年前作为优秀人才被引进上海,从此便与妻子在沪上扎根。人高马大的崔树林是篮球专业出身,如今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冰雪专家。“我们北方人对冰雪都太熟悉了,从小滑冰滑雪。但是这个冰壶,当初还真难住了我。”三年前,在国家教育部、上海市体育局的关心和帮助下,外贸大学决定引进冰壶作为学校的拳头项目。“教育树人,体育也可修炼学生的品性,体教结合才是最好的培养方式。”冰雪运动在上海并不多见,冰壶又是冰雪中的超级冷门。怎么让冰壶热起来?崔树林特地回了一次老家,向在哈尔滨体育大学工作的老同学讨教冰壶的细枝末节。

都说老崔像后勤部长。最初买器材,为了节约经费,他会拜托其他出国培训的老师带回专业用鞋,价格便宜了一半;备战大冬会,队员们夏季封闭训练。学生宿舍没有空调,他向学校申请了两间有空调的教室作为临时宿舍,暑期食堂伙食寡淡,他为队员们开辟专业的冰壶特供窗口,两荤两素一汤保证每天大运动量训练后的营养补给;天气炎热,冰壶场馆冰面情况糟糕,较真的外教拒绝上冰训练。他派了两名制冰师去长春上了一周的制冰课,又向只有一面之缘的前国家队制冰师求救,最终让学生们重新站在了冰场上;为了寻找合适的教练,他更是研究各国冰壶的发展,学校最新的两名加拿大和苏格兰外教,就是老崔在世界冰壶联合会官方网站上招聘的精英。

别以为冰壶看上去缺少对抗,练起来应该很轻松。他们一周七练,每次训练2个小时。寒暑假还有特训。“孩子们特别不容

易,平时力量训练、有氧训练和平衡训练一样都不能少。”

崔树林很低调,他很少告诉周围的人自己的儿子崔栗溟也在这支冰壶队。学习金融的小崔在父亲的感染下喜欢上冰壶。“大多数学生到了大三就开始退队,他们要考虑实习,考虑就业。现在冰壶队只剩一位大三男生和一位大四女生,其他都是小萝卜头。”这个大三男生正是崔栗溟,“我拿出爸爸的身份告诉他不能退队,要是他也走了,这支队伍经验方面会差很多。”19名队员,5名后勤保障,2名教练,这不是一支为金牌而建,而是为城市文化而建的运动队。

北冰南展,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正是千百个崔树林这样的普通人,默默助力。三年,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崔树林一片冰心在玉壶。春节,心满团圆。崔妈妈这几天一直在包饺子。“多包点,放在冰箱里冻起来。想念家乡的味道了,就能拿出来尝尝。”这些饺子又将陪伴崔树林度过2015的忙碌碌碌。
本报记者 华心怡

背景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冰壶队,成立于2012年2月。冰壶队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学校负责制,通过整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大学生体育中心等各方面社会资源共同推进上海市冰壶运动项目的普及和提高。每年总投资人为250万人民币。队伍全部由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来自物流管理、金融学等各个专业,此前从未接触过冰壶运动。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杨立国多次前往学校考察,对这支队伍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的做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目前,国内的冰壶队除了体育学校开展外,其他都是专业队。

心愿

崔树林: 羊年伊始,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和同仁给予“上海冰壶”的关心与支持。希望有更多的青少年喜欢冰壶,参与冰壶,快乐冰壶!期待上海早日拥有一座标准的冰壶馆。也祝愿上海冰壶队在2016年全国冬季运动会上取得佳绩。

新民特写

冰点的温度,沸点的热情。带着心爱的冰刀鞋,30岁的刘冰去溜冰,“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之余,我必须抽时间来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哪天不滑,浑身不舒服。”只见冰场上的刘冰,舒展双臂、舞动身姿,引来初学者侧目,谁曾想,一年前,这个同“溜冰”名字谐音的上海姑娘,滑冰可谓零基础。

“别说滑冰,就是一提起真冰,我都觉得很遥远。”刘冰回忆道,“飞扬开张之前,我从来没上过真冰,但学滑冰一直是我的梦想。于是就报名参加基础班,从原地踏步开始学起。”刘冰将业余时间都扑在了冰场上,她还花了2000多元自购冰鞋。半年后,她便可以在冰场上自如滑行,而现在,她已能原地转圈。

在飞扬,滑冰爱好者群体日益增大。刘冰正滑着,她的同事,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跟上了她的步伐。“不感之年开始学滑冰,并不晚。”36岁的吴旭东说。他的思绪回到了20年前,“那时候

初中刚毕业,我常去淮海路上的上海冰宫玩。”上海冰宫关门谢客之后,吴旭东再也没有接触过真冰,直到去年,他带着女儿来飞扬体验,“女儿不喜欢,我倒是迷上了。”

学会了滑冰,还不过瘾,吴旭东瞄上了冰球运动,他甚至花钱请私教。沪上的成年冰球群体,以老外为主,吴旭东的水平并不足以加入他们的队伍。于是,常常是在冰场关门时,他拿出杆子一个人在场上偷偷挥几下,哪怕十分钟也好。

“听北方同事说,他们小时候上体育课,就在操场上浇几桶水,过一会就可以滑冰了,真是羡慕死我了。滑冰,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有时候在公司倒杯茶,刘冰都会不自觉地扶着桌子抬起腿,琢磨动作。而吴旭东则会不自觉地抬起手臂,练挥杆动作,引来同事侧目。

当身高1.1米的袁昊梵走进飞扬时,立马爱上了这片冰场,哪怕摔跤,也不哭,那时候,他才4岁半。一年多后,袁昊梵已经是飞扬U6冰球队的副队长了,春节前刚从韩国参加完比赛回来,是飞扬的MVP。

妈妈陈钟说,“当初教练看上他时,我都不知道冰球是什么运动。我只想着,要让孩子从事一项体育运动,培养团队精神、锻炼身体。”陈钟还记得,在学倒滑行时,小袁袁怎么也学不好。“我坚持让他每天比别的孩子花更多时间练习,必须要让他懂得坚持的意义。”

令陈钟自豪的是,小袁袁从来没有因为摔跤哭鼻子。“虽然他还是爱哭,但只是在比赛后。比如输球,或者球没打进。我鼓励他,冰球讲究的是配合,不一定每场都要进球……”

春节期间的冰球课,照上不误,陈钟还给他报名了小班,“如果在家,就只有iPad作伴,而在冰球队,他成长得更快。”

而6岁的小袁袁,已经有了奥运梦。
本报记者 陶邢莹

心愿

吴旭东: 我想买一套守门员装备。希望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冰球运动能越来越普及。
刘冰: 希望尽快能在冰上自如地跳跃起来。
袁昊梵: 我想长得更高更壮,像教练一样结实,最好将来再能得个奥运冠军。

背景

一年半前,奥运冠军杨扬扎根浦东,由她运营的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在三林体育中心正式开张。不少市民带着好奇心前来一试,渐渐爱上了这项在上海并不常见的运动。而随着2015花滑世锦赛即将在上海举办,沪上的冰迷群体日趋庞大。

进入羊年,“飞扬”在放假三天之后,便正常开门迎客,每天前来滑冰的市民达600人次,热情高涨。“飞扬”成立一年半以来,共培养学员700人。“飞扬”不仅提供基础滑行课程,作为社会办训机构,各年龄组的儿童冰球队、速滑队、花滑队正在培育中,越来越多的上海小孩,能像北方孩子那样享受冰上运动的乐趣。